乐山老茶馆

■朱仲祥

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由此可知。更何况我们生活的城市临近茶马古道，加上川西民俗文化的影响，茶饮习俗可谓源远流长，成为我们品味生活的一种方式。茶馆因此应运而生，在乐山大行其道，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过去的乐山茶馆，一般跻身在城镇街边，一两个铺面的开间，一进深的堂口。当街垒上两孔灶台，摆上一溜铜质或铁皮的茶壶，用旺旺的炭火烧着，茶壶不时发出嘶嘶的响声，随之蒸腾出一股股水汽。灶台后面清净的地方，才是茶客们落座的场地，也就是十来张小茶桌，配套几十把竹椅子，简洁实用，没有粉饰。也有场地合适的，将茶桌摆在了室外的水池边树荫下，形成环境清幽的茶园。茶馆门口照例挑一面茶旗，招揽着来往的顾客。

近年来，随着城市楼房的日益拔高，乐山城市和乡镇出现了不少茶楼，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茶馆与茶楼，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首先是场地上，不再是局促街边的某个铺面，而是堂而皇之的登楼入室，进入大都市的摩登高楼，气度不凡地俯瞰着芸芸众生。动辄几百上千平方米的场地，不再是可以自由交流融合乡情的开放空间，而是被隔成彼此封闭的一间间“雅室”。其次是风格由古朴变得优雅，如同乡村少女蜕变成了豪门贵妇，用的是现代装饰材料和摆设，把喝茶空间打扮得珠光宝气熠熠生辉。茶旗也换成了霓虹灯箱招牌，在夜幕下闪闪烁烁。

我还是固执地喜欢泡老茶馆，喜欢那里古朴而随和的环境，喜欢观赏茶壶咕噜作响的沸腾水声，喜欢水开时嘶嘶冒出的乳白水汽，喜欢清爽舒适嘎吱作响的竹椅；也喜欢川西茶馆茶碗、茶盖、茶托的三件套茶具，喜欢三江之滨出产的春茶和夏茶，香浓色正，经久耐泡，一杯茶从上午喝到下午，依然不减其香。甚至喜欢客来客往的市井气息，几个客人进门时，吆喝一声：“老板，来几杯‘三花’（一种茉莉花茶）。”老板应声答道：“好呢。客官请坐，马上就来！”待几位客人落座，飘着茉莉花香的茶杯就摆在了茶桌上。客人走时，老板不忘说一声：“客官慢走，下次再来。”一来一往，一呼一应，浓浓的人情味市井风。

没有朋友相约时，我便带上一本正在读的书，慢慢悠悠踱进小巷深处的茶馆，找一个清静角落坐下，惯熟的茶二哥眨眼功夫给你摆上盖碗茶具，茶碗里是已经放好了的三花茶或素茶，随之一脉灼热的细流自天而降，待茶水欲满时戛然而止，再将茶盖轻轻盖上，一套沏茶动作如行云流水，看得你眼花缭乱。片刻之后，端起茶碗，揭开茶盖凑近嘴边，轻轻吹去飘在水面的茶叶碎片和泡沫，观赏一下琥珀似的淡绿色茶汤。然后小心放下，翻开带来的书，独自享受阅读的快乐。从书中洞悉事理，在茶中禅悟人生，看得入迷时物我皆忘，不知今夕何夕。一本书一杯茶一个人，极简而纯粹，宁静而致远，一上午或下午的慢时光，就在茶香与书香的交融中度过。客人们看见有人在专心致志地读书，交谈的声音也会降低许多。

一般住户相对集中的老街区，也是茶铺子相对集中的地方，老街坊老邻居常来茶馆消磨时光，把泡茶馆当做了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一些上了年纪的铁杆茶客，每天不来坐上半天，心里就会空落落的不踏实。每个茶铺子都有相对固定的客源，也就是这些忠实的铁杆茶客，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相聚在茶馆，又在几乎同一时间离去，没有谁牵头通知时间地点，一切都靠茶友之间多年形成的默契。如果发现有谁几天没来茶馆露面，茶客们也会相互打听他是否生病了。如果得知没有生病，而是外出旅游了，大家心里便会松一口气。

原来的老茶馆附近，还会衍生出一些相关的行道。比如会出现一两个剃头摊子，为茶客们提供理发服务。一张椅子，一面镜子，需要理发的茶客往上一座，边喝茶边理发，两边都不耽误。还有一些掏耳朵的师傅游走于茶桌之间，听见有人招呼便跑过去，开始施展他娴熟的掏耳功夫。只见他从盒子里拿出耳挖和棉签，专心致志地对付着耳朵里的耳垢，茶客半闭着眼睛，脸上露出很享受的样子。也有一些算卦先生走进茶馆，泡上一杯茶静等顾客上钩，有人生活中遇到过不去的坎，就会前来求神问卜算上一算，信与不信，准予不准，另当别论。如果运气好，还会欣赏到说书的表演，一般是茶馆老板为感谢茶客临时请来助兴捧场的，两三天一周后，说书人又转移到其他茶铺去了。

乡场上的茶馆，开门稍迟一些。而城里的老茶馆，一般都在上午九点左右甚至更早。老板不慌不忙用过早点，然后一块一块卸下铺板，面向街道亮出茶馆的空间。接着开始烧水备茶，检视茶壶茶碗，摆放整齐桌椅。待这些事做妥帖时，一批喝早茶的也陆续到来，茶馆里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样日复一日的茶香时光，一般要在晚上九点左右甚至更晚才会结束。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老板或老板娘还要打扫洗涤，把一张张茶桌擦干净，把竹椅收拢来码整齐，将青花的茶碗、茶盖、茶托放进橱柜，清空茶壶里的剩水，关好炉火，扫净地面，这才算一天的工作结束。不过，一般茶馆老板做这些动作都很麻利，一样接着一样没有停顿，看似复杂的工序很快就做完了。我尤其惊讶于老板（有时也请了店小二）收捡茶具的手上功夫，只见客人走时摆放得乱七八糟的茶碗、茶盖、茶托，被老板一一收拢重叠在一起，几十个茶碗、茶盖、茶托，叠成高高的一摞，被老板稳稳托举在手中，轻盈穿过茶桌走到洗涤池，再稳稳地放下。那难度和精彩度，如同杂耍一般，绝非一日之功可以办到。

开茶馆的老板，往往精通人情世故，有的还熟悉本土方志。我常去的那家茶馆老板就是如此，自称是“卧龙岗上散淡之人”，不仅常和我研讨关于茶的话题，说起古城的历史掌故来也是滔滔不绝。他告诉我一段乐山往事：抗战时的1938年，江汉平原的武汉大学曾流亡到城里的文庙办学。但临时的校区很简陋，没有宽敞的教室和图书馆提供给学子们自习，附近的茶馆就成了他们的第二教室。放学后需要复习预习整理笔记，他们一般都三五成群地散落到附近的茶馆里来完成。有时大名鼎鼎的教授们也会来泡茶馆，和学生一起展开交流。该大学在此办学八年间，竟从文庙走出了多位院士，他们此后在科研、军事、教育等方面功勋卓著，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如此辉煌的办学成就，这些小茶馆功不可没。

我看过老舍的话剧《茶馆》，深刻领悟到小茶馆大社会的道理。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都有泡茶馆的类似经历，都有泡茶馆的人生记忆。人来人又去，茶热茶又凉，人生如舞台，登台又落幕。正如一副茶联所说：山好水美开门一笑无烦恼，来匆去忙饮茶几杯各西东。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朱辉

公司组织去森林公园搞团建，最主要的一项内容是野外烧烤。食材、调料、木炭都是自己带去的，炉具是公园方设置在草坪上的石制凹槽。如此简陋的条件，一般人烤出来的食物不是有点焦糊，就是半生不熟。然而我们这个平均年龄“50+”的老年组，烤出来的羊肉串、土豆片、臭豆腐……串串色香味俱全，让其他组的同事艳羡不已。

之所以我们能烤出这个水平，是因为组里的老彭以前经营过烧烤摊。不仅他，组里所有人都曾当过老板。老李曾是鱼贩子、老汪开过水果店、老赵曾有一家摩托车维修店、我开过餐馆……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曾掀起两次下海潮。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没赶上，但相关传说影响着我们的青少年时代。诸如那时候，摆个摊子卖小葱，都能混成万元户……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下海潮袭来。那一年，我在橡胶厂生产科。厂子效益不太好，科长率领我们晚上到不远处的闹市区，支起了宵夜摊。全科12个人，4人一组，每组3天出摊1次。“股东”这么多，人心不齐、水平差距也大，不到一个月，就倒闭了。不过试了水、练了胆，3年后厂子停产。我们没有经过什么犹豫、彷徨，个个都一个猛子扎进了“大海”，成了各行各业的小老板。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科里12人之中，只有两个人还在“海”里。一个是科长，她开过橡胶厂，如今经营一家小型物业公司；另一个有些出人意料，当年集体办宵夜摊时，他常躲在摊子旁的树后，怕熟人看见了，丢人。如今他却成了一家小型外贸公司的老板，年收入数十万元。

12人“下海”，两人成功，这个成功率肯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年下海之人数以千万计，最终在“海”里谋食者，估计5%都不到。虽然上了岸，但那些“下海”经历，却留给我们享用终身的财富。就拿如今我们这个“老年组”来说，坐在一起聊天，谈资就很丰富。各自行内的趣事，亏得灰头土脸的感慨……

我们组里每个人各有所长，电动车坏了，找老赵修；烹制比较陌生的海鲜，找老李……工作中，曾经的老板经历，也让大家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比年轻人多一分成熟稳重。这不是年龄红利，而是经历红利。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一个人老了，如果哼着这首歌，一定能产生强烈共鸣。虽然事业未成，也算没有虚度此生。

冬日老茶馆　白建明 摄于夹江县甘江镇

人间草木

■刘红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这是我在读汪曾祺老先生的《人间草木》时，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话。

人的内心，如果疏离于纤细的情感与幽深的美好久了，就会慢慢变得淡漠。此时此刻，唯有花朵、昆虫、雨滴、落叶可以拯救。

我时常觉得，不管怎样的一段旅程，如果用心去感受，必然收获不一般。

这个初冬，谢谢闺蜜蕾的陪伴，让我一次又一次背上行囊，行走绿心公园，遇见不一样的美好。绿心公园有“乐山城市之肺”“城市氧吧”之美称，幽静的环境、四季各色的花草给人清新的感觉，春天朵朵海棠迎风峭立，夏天荷花幽香深深，秋天红叶漫天飘飞，冬天梅花满园清雅。

冬日的绿心公园静谧。晨雾给远山披上了一层纱，我们行走在弯弯曲曲的绿道，仿佛如微风潜入森林，如雨滴汇入溪流。我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尽管是平路，不是爬山，但依然觉得每一次行走都是一次探访的旅程，而每一次的探访，都会带来比想象中更多的惊喜。

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有我们不曾知晓的美。

你以为的冬天一定就是凋零肃杀般的景象，却不知，绿心公园的花草树木依然美丽璀璨，欲与严寒一争高低。你看，那一片片黄，那一点点红，哪是简单的色彩，那是晚秋的深情回眸，那是嘉州绿心诗意的秋韵……

迎面而来的银杏树洋洋洒洒，高大的树干，飘逸的枝条挂满了金黄色的叶子，仿佛为绿心公园带上了一条闪耀的金色项链。秋风吹过，地上的落叶便迎风起舞，好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正翩翩起舞，充满了浪漫、温暖、明亮的感觉。

一丛丛向日葵在坡上兴高采烈地开着花，美不胜收，朵朵花盘在风中摇曳着曼妙的身姿，宛如一张张笑脸迎风绽放，是那么婀娜多姿、明艳动人。

小径上的野草也毫不示弱，咕嘟咕嘟地垂挂着紫色的小花朵，在这枯寂的冬日里也绽放着它的温柔和美丽。路边一棵不知名的树上结满了红色的野果子，昨夜的一场雨，还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垂涎欲滴……

走到一处湿地，路边的红枫红得那么浓烈，红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一团团的火焰在燃烧，又如“飞焰欲横天”。难怪唐代诗人杜牧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人把红叶描绘得胜于“二月花”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春天的红花虽然色彩鲜艳，但不如秋天的红叶色泽深沉、透彻，每一片红叶都是由当初稚嫩的淡淡的绿色小叶，经历长时间的风吹雨打，才成为了今天这片红叶，这是它生命结束之前的灿烂。很多时候，自然界其实和人类极其相似。

路过一池残荷，颓枝败叶，余辉残蓬，清风透骨，我驻足而立，不禁感叹，真是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同张爱玲一样，与残荷的不期而遇也是如此。

记得南唐词人李璟曾写道：“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水陆草木之花，群芳斗艳，尽态极妍，可有谁知晓如莲的心事？她，盛开时妖艳醉人，凋落时也气象万千。历经凄风冷雨的打击与磨炼，真正没有枯萎的，却是她坚韧饱满的，潜藏在孤独美感后的铮铮傲骨。

事实上，从这些树木与花朵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四季光阴的流逝，领略到大自然的力量。纵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依然坚强、挺拔、向阳而生！

古镇小记（组诗）

■程川

宋朝，罐儿滩

滩上烧窑的你做梦也不会想到
范成大路过的一处
“送客都回我独前”的荒村野渡
如今成了他领衔代言的网红打卡地

范成大那夜到达苏稽时
听到的可是你的问候
散落的陶瓷碎片上
静泊着水和火里出浴的滩声蝉咽
“并入小窗供不眠”，我和你
竖起一双宋朝的耳朵倾听

清朝，老石桥

你们称古渡平桥的，我们称老石桥
之前，你在老石桥的桥头能看到
“儒公桥，清咸丰6年建”的字样
而现在小镇变古镇，在桥头
“儒公”变“茹公”，听说专家考证
儒，与文化相牵。茹，与吞咽勾连
儒公和茹公便经常在报纸上约架

老石桥沉默不语，是从清朝
伸过来的一支细长的的筷子
在满河的牛肉汤锅里
打捞起美食古镇泛着油花的倒影

民国，乐西公路新桥

你们称古镇廊桥的，我们一直叫新桥
桥下墩上的水渠是青衣江的子嗣
是雪山之水变作旷野之水的必经之路

今天你们许多人从远方
赶到廊桥来相会，纷扬的小雨笼罩河面
昔日，我们许多人从新桥分别
赶到远方，从此忘记了回来

硝烟和枪炮声，已成为今天的鼓点
穿过这座时光遂道来此相会的人
分不清新桥廊桥，谁是乳名大名

昔日，新桥是专门为抗日战争修的
是乐西公路的一个节点
如今，和古镇一起返老还童
流光溢彩的腰身，让流水也不敢直视

点灯了

（外一首）

■王国庆

村庄，垂下黄昏
路口。老枫树，习惯性地
举起，最后一片红叶

万家灯火，响起温暖
老枫树漏风的骨头，漏着风

红叶摇曳微弱之声——
就像，多年前母亲提着马灯
多年后她打着手电筒
在村口，呼唤
寻找，她们的女儿

启用春天模式

今冬多雨水
田里庄稼被沤根，猝死
蔬菜价一路狂涨

塑料大棚，搭建春天
最大限度搜集阳光，存储力量

汗珠子跌进汗珠子
大伯挑来农家粪，一瓢瓢
浇灌，一棵棵小幸福

油麦菜生菜绿成片
豌豆苗踮起脚尖，终于望见
大海——